

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

王晓

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《夏夜追凉》是宋代杨万里写夏天的一首小诗，我特别喜欢。因为这千年前的夏天，与我童年的夏天何其相似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些日子，这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又回来了，在一方园子重现。这个园子，是我打理的小花园。

小满之后，天气渐热，空调皆启动了。我这人寒湿体质，畏风，不论居家还是办公，能不开则不开。闷热还是在夜里睡觉时感觉到了，哪怕被子不盖，脖子里仍窝了一窝的汗。遂想起我楼下的小花园，若有一瓢水兜头洒去，花草们润一润，立马精神，元气满满，我往旁边一站，无风也凉。

对夏天的感觉迂回曲折。

小时候很爱夏天，下河游泳，钓草虾，摘瓜果，都是乐事。工作后，心火正旺，一到夏天便躁得慌，热辣难忍。记得刚工作时，每周三必须批改50多本作文本，头发像从水里捞起。还记得从乡下调进城里学校，暑期报到，见新校长，西装套裙如蛇缠身。还记得新婚的居所，学校宿舍没有空调，乡村限电，说停就停，只好两人游荡长江大堤，唱卡拉OK，熬夜。这样的夏天，一言难尽。

重新喜欢夏天，从我打理了楼下的这个小花园开始。一块废弃的空地，我收拾收拾，花草们便一一安家。小花园是我的修炼场，也是我的养心坊。没有什么比一颗种子发芽，一朵花盛开，一个果子成熟更让我欣喜的了。书可不读，文可不写，酒可不喝，友可不约，只愿与它相处。

每天凌晨五六点，我便从五楼下来，带上今天要吃的蔬菜，到车库清洗。洗菜水能浇浇园子，循环利用。世间万物有情，一滴水也不可以浪费。临江的沙土，保湿性差。园子里的大多数植物喜水，一天不浇就蔫了，园子紧邻我的车库，浇水方便。别人想种没有水啊，没水哪有园子呢？

这些花草日日皆在我的目下，比任何人和我相处的时间都长。尤其浇水之后，一个个水灵灵的，我对着它们吐故纳新，开始一天的晨练。

园子大概有三四十个平方米，在城市已属难得。它看起来很随意，哪样稀奇长哪样。看纪录片，河南人用荆芥佐面食，吃得那个香！馋了，网购种子，也在我的小园子里种出来了。特别喜欢荆芥那独特的清香，像个别致

的女子。萱草，中国的母亲花。“萱草生苔阶，游子行天涯。慈母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”讲一位母亲倚在门前，看着一年一年花开花落的萱草花，念叨自己的孩子。《诗经》说：“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？”背，北堂。游子远行时，会在北堂种萱草，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。所以，萱草也叫忘忧草。

我种萱草，源于我小时候叫它黄花菜，种在自家后门口，夏天，妈妈会摘下几朵橙黄色的花，扔鸡蛋汤里，再抛两片薄荷叶子，那是独属夏天的味道。

人到中年，劫后余生，我与母亲由一年不通电话，到几乎每天一次电话，渐渐理解母亲的那颗心，体恤她，更仰靠她，母亲依然是我的保护神。除了疫情，还有日常期盼。母女相隔二三百里，不是说见就能相见。种下萱草花，像天天能看见母亲。

园子里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，我与它们同呼吸，共命运。散乱的园子也有个大体的规划，一片菊花，一片端午花，一片绣球，一片向日葵，还有间隔种的蓝目菊、朝天椒等等，都是明艳的，像我现在的穿衣风格。

邻居经过，建议我栽些果树，省事还实用。这花开了，落了，不留痕迹。痕在我的心里。我也喜欢那些杏啊柿啊，无奈地方太小。长了树就欺了花，只有割爱。像婚后的女子，又见到许多俊男，心痒无奈，只得割爱。

这种疏松的沙土实在适合种植根茎类植物。去年我随意插了几棵山芋藤，挖出一兜子红心山芋，可把家里参与劳动的两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乐坏了。今年我把发芽的土豆随手插到土里，浅浅的，都没怎么问。前日浇水，根部的土豆蛋蛋冲出来，一嘟噜一嘟噜，白生生，圆溜溜，可爱极了。赶紧盖些土，生怕猫给扒出来。过几天，我家小娃娃们可以挖土豆了。这里是他们最方便的自然课堂。

这里也是我的健身场所，下蹲、爬行、松土、开沟、提水、灌溉，劳动量不小。一天中，我有太多时间在这里度过，如果不是靠路边太近，中午我都要搬张凉床在这午睡。有树荫更好，要么就日光浴，不舟车劳顿，不翻山越岭，不抛家，不远行，这里就是我的诗与远方。

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三候，每候五天，节令转瞬即逝，不由人不珍惜。立夏三候：螳螂鸣，蚯蚓出，王瓜生。小满又三候：苦菜秀，靡草死，麦秋至。立夏小满已过，正在奔去芒种、夏至的路上。前面的候令大多能在这方小天地有反映，能让我一步一个脚印跟着过日子，不至于踉踉跄跄、昏天黑地、稀里糊涂，这是多大的幸运。

午睡起，立于园边，摘条顶花黄瓜尝一尝，不管阳光多烈，心头时有微凉。



凌波微步 张永生 摄

青花

宋向阳

青花很长时间没回老家了。她的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像庄稼地里长满了草。

自从孙子上了幼儿园，青花就被接到了城里。儿子和媳妇开了一家广告公司，每天忙得就像转动的陀螺。青花负责接送孩子，她的男人李树成在乡下守着一亩三分地。

临去城里那天，李树成突然把一个大茶壶摔了。青花吓了一跳，问：你咋了？李树成沉着脸说：壶盖早没了，该换新的了。青花瞪了他一眼，说：你快把我也换了吧。李树成赶忙走到她跟前说：不就一个破茶壶吗？你扯远了。青花扭过头去，掉了几滴眼泪。李树成坐在她身边，吧嗒吧嗒地抽烟，老半天不说话。

有了青花的照顾，小两口省去了一大片心。孙子长得白白胖胖，像个洋娃娃。有时，儿子和媳妇加班到半夜才回家，孙子哄睡了，青花就坐在客厅，把电视声音调低，一边看一边等他们回来。

这样待了两个多月，青花突然对儿子说：我想礼拜六回一趟老家，给你爸洗洗衣服，再做点他爱吃的饭菜。儿子愣了一下，说：那多费事，还是让我爸坐车来吧。青花没有反驳，默默地回了房间。

过了段时间，李树成来了。他拿了一大袋子苹果，进来就洗了一个又大又红的塞给青花。青花咬了一口，眼泪突然下来了。她赶紧背过身去，偷偷地擦。李树成又去看孙子，抱着亲个没够。

中午，青花和儿媳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。李树成不安地说：一家人，还拿我当客了。青花不停地给李树成夹菜，自己仿佛一点不饿。李树成比平时多喝了一杯酒，话也多了。吃完饭，青花想单独问问李树成老家的事。可是，李树成却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青花坐在他身边，听着那熟悉的呼噜声，就像在听着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
李树成醒后，让儿子把他送回去。青花说：急啥？又没有国家大

事等着你去办。李树成咧开嘴傻笑着说：家里一团事儿呢，你就在这当皇太后吧。青花的脸刷地白了，没有出去送他。

眼瞅着中秋节要到了。儿子对青花说：妈，到时候，你回去陪我爸两天，孩子我们带。

这天，青花给李树成打了个电话，可铃声响了半天也没人接。青花急得在客厅里来回转，不住地叹气。

吃晚饭时，她又给李树成打了个电话。李树成说：我今天去果园了，手机丢在家里。青花埋怨了他老半天，才告诉他要回去一趟的事。李树成却没有青花想象的那样兴奋，只嗯了一声，又去扯别的话题。青花生气地说：你是不是有相好的了？嫌我回去碍眼。李树成沉默了一下，突然大声地说：我都快成老太监了，你还在那里扯犊子，快歇着吧。青花很长时间都没听到李树成的倔话了，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哗哗的。

儿子放假第一天，他的一个老同学从国外回来了。小两口子都去聚会，把青花和孩子留在家里。

第二天早晨，青花和儿子怏怏气，一个人去了车站。刚下公路，一辆警车从村里开了出来。隔着车窗，青花好像看到了熟悉的影子，心腾腾直跳。这时，她遇到了何老二的媳妇春艳。

春艳笑呵呵地说：青花，你都当了城里人，咋还舍得回来一趟？

青花说：别扯了，刚才那辆警车来干啥？

春艳说：有几个老不正经在外面拈花惹草，让给带走了。

青花说：都谁呀？

春艳说：我还没到跟前，警车就开走了。说完抿着嘴笑起来。

青花不再追问，嗖嗖往家赶。院门敞开着，青花大步跨了进去，连着叫了好几声。李树成慢吞吞地走出屋，嘴里叼着烟，一脸茫然地望着对面的女人。青花的手提袋掉在了地上，她突然想哭却哭不出来。

